



三通小叢書

惡 魔

谷崎潤一郎等著

章克標等譯

三通書局編輯部編

上海三通書局

1074

三 通 小 叢 書

谷崎潤一郎等著 章克標等譯

惡

魔

三通書局印行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 文 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 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目次

目
惡魔（谷崎潤一郎作 查克標譯）……………一

次
現眼的虱子（橫光利一作 高安姪譯）……………四

惡魔（谷崎潤一郎作）

章克標譯

通過了黯黑的箱根山之後，從夜車的窗裏一忽兒見了山北的富士紡織公司的燈火，佐伯却又昏昏地入睡了。到再睜眼醒來的時候，已經是過了短的

黑夜，爽朗的日光，從品川的青碧海面直照到車室裏，像白晝一般地煌亮，乘客都站了起來，在搬下擱在棚架上的物件而端整着。借了酒力纔得安睡而渡過了這可怕的夜的世界，一時忽被這煌耀的光亮所照，他心裏非凡地感到愉悅，不覺有想站起來對着太陽虔心合掌的心氣。

「啊啊，這樣我也能是活着而到東京了。」

1 這樣想，透了一口氣，心地爽爽的。從名古屋到東京的中間，他在半途中的車站下車，過夜，不知已多少回數了。只有這一回的旅行，不知爲什麼只

2 要在火車中坐到了一點鐘，就覺得有熬不住的可怕。那車輪行動的轟轟的響聲，正像威脅他的衰弱的靈魂樣子，這聲音的悽愴啊！那機關車發出的狂吼的怪聲，走上鐵橋走進隧道時，就感得頭碎腦裂的樣子，在腦裏感着正像立時要昏倒的惡心。他在這夏天見祖母的因腦溢血而突然死去，突然覺得生平多飲貪杯的自身很可慮，始終被不知何時也許惹禍遭晦的恐怖所追襲。一時小 在火車中想到了這事情，身中的血一齊衝上腦天，臉上像火一般發紅。

「噯！糟了，受不住。死了，要死了。」

這樣喊着。靠定了奔山越野而去的車室的窗口時也有。無論怎樣努力想使得心地平靜，脅迫觀念總是像海嘯一般在腦中奮奔，總是無緣無故地五體戰慄動悸高亢，有即時閃絕的危險一樣。於是到了次一個的車站，現着青白的臉孔，踉蹌匆促地逃下火車，從越臺一溜煙逃出，到了門外，才得霍地安

心。

「真是逃了命哩。再趁五分鐘的火車，我一定要死了。」

心裏這樣想，在車站近邊的旅館中，靜養了一小時，二小時，有時過了一夜之後，等神經十分鎮靜了，再怯怯地乘上火車。豐橋過夜，濱松過夜，昨天的晚刻，一時在靜岡下了車，天漸漸夜去，那不安與恐怖卻又陣陣攻到旅館的樓上來了，又在那裏住不牢了，這回反是逃一般地跳進了夜車，就拚命地呷着酒而得睡去的。

「真難得，到也安全地到了。」

3
這樣想，他在新橋車站裏走着，回頭恨恨地瞧着即刻把他的釋放了列車的姿像。從靜岡用飛快的速度在黑暗裏跑，過分地嚇人，任性放肆地叫號，通過了數百里河山的怪物，疲勞了倦怠了橫倒那不可收拾的長杳杳的身子。

4 像在說要一杯水喝的樣子，從鼻孔拂拂地噴出響聲振盪四圍的喘息。鬚鬚是漫畫上所有的，機關車伸着呵欠，瞪出了大眼珠，對着悄悄地逃走的他的後影，在做惡意的嘲笑。

三 出了大眾熙攘往來的車站從正門口坐上車子時，他一面把旅行皮包放在兩股中間，就喊：

小 「喂，把車蓋拉起了。」

乘 受不了車站前面廣大的熱地面上從正面射來的閃閃的陽光的刺戟，掩住發眩的兩眼。

剛是九月初的天氣，在東京餘暑還很利害的樣子。在夏天的大都會中所泛溢的自然與人間的旺盛的活力——比之快車的活力更加有威勢的形態之前，佐伯是不能夠有和他面對面的力氣。行在劍一般的鐵軌上的電車的聲響，

滿目都充滿熱氣的天空的輝耀，從人家屋背後層層推擁上來的銀光奔奔的雲塊，在赭色乾燥的地面上，背負着強烈的日光像撒散火花一般地來去的羣衆，——向上看也是，向下望也是，那強烈的色彩與光線，壓迫那虛弱的心，在車上的他，一刻也不敢從雙眼放開他的雙手。

以前專一被夜的黑暗的魔力所困苦的神經，卻連白日的威力也抵擋不住了，這樣一想，他覺得是生趣索然了。從今到大學卒業止，四年之間，晝夜要起臥在強烈的喧嘩騷鬧不絕的地方，把不安的頭腦去對付那些惹厭的法律書冊和講義，這是成功的麼？和在岡山的六高不同，寄寓在本鄉姑母的家中，便不能像以前一樣自過墮落的生活，要醫治由長久的放蕩所得而滲透到腦中身中的惡疾，也非偷偷地去看醫生，暗暗裏服藥不可。那也許我將要從此壞了頭腦，變成廢人或者死去，不久總可以有決定吧。

「喂，好人，反正是活不長的，你還不是留在此地，聽牠留二三級，讓我好好地愛你。特地到東京去做路倒屍又何必呢？」

想起了在岡山相好的妓女蕪子臨別時滿面正經那勸告的說話，胸中充滿了枯燥乾涸的悲哀，感着無可解懷的煩惱。那個顏色蒼白的，感覺銳敏的，妖嬈型的蕪子，時時眼端端地凝視那像狂人一樣興奮的佐伯的面孔，說那看了將來的話，他也像實際看見了被都會的殘酷的刺戟，啄了肉，碎了骨，那七損八傷的自身的淒慘的屍身。他從十根指頭中間怯怯地偷窺着市街的樣子。

車子不久已走在本鄉赤門前了。和二三年前來時的樣子大不同了，新開拓的左側的步道上，五六個工人在倒出賣得膩膩的黑漆一般的東西，做那混凝土的新築道路。擱在大道傍的大鐵桶中，那赤熱了的骨灰，像炎天捲起的

陽炎一般燃着。帶了新做的大學生制帽的方帽子意氣揚揚地走過的青年學生們的風采上，再也看不出些少有像佐伯樣的悲慘的影子。

「他們都是我的競爭者。看吓，顏色好看的雙頰總是充滿希望的樣子，在道上昂首闊步的！他們雖則都是蠢材，但有牲口一般強壯的體格，我到底敵他們不過。」

在這樣想念的時候，已經到了臺町的街上，看得見姑母家門前粗筆寫着「林」字的電燈了。車輪在大門內庭中佈着砂礫上轉，在屋前門口停下來，他才放下了雙手，像跑一般走進裏面。

「說二三天前已經動身了，這幾天在什麼地方呢？」

用很元氣的聲音說着，姑母領佐伯沿廊下先到八疊的客室裏，問起故鄉種種情形。她是近五十歲，小胖胖的，看去總很有半老徐娘的風韻。

「哈，是啊。……不是說你父親今年也很賺了錢嗎？賺了錢要造房子才好，你也該這樣勸勸他。真個，像你家那樣的空洞古舊的壞房子是少有的。我每到名古屋去，總這樣說，卻總說要預備動工那些悠長的話。這回博覽會時，寄信來邀我去住二三日，我是這樣回答了。是啊，不過，心裏原很想去……以前勸過造房子的事情，還沒有造起，因為地震很可怕，實在不敢驚擾府上。這直不是笑話。稍微有些強地震着，那房子一忽兒就倒了，你父親是脫了頭髮的老頭子，所以不妨，姑母雖也這樣老了，性命卻還是很寶貴哩。」

佐伯聽着傻氣的話，裝着嘻嘻地優柔不斷的笑臉，注視姑母不住拂動團扇的像嬰兒一般那露出的手腕，他也就取了給他備着的團扇來扇拂。

在室內定了心之後，更加覺得炎熱。軒朗寬暢的廊外的庭中，二三枝茂

盛的楓樹與梧桐遮了日光，地上簇生着南天與躑躅，金剛拳的大葉子微微地動着。因濃綠色的反射之故，室內光線薄暗，姑母的飽滿的圓臉的半面發着青光。由光亮的戶外突然進了像地窖樣的室內，佐伯俯着頭映動眼皮，厭氣地看着他瘦弱的雙腕，被汗水浸透了久留米提花布的藍色，染污得像病人一般的樣子。神經稍得一息鎮靜之後，鬚髮在車上背負來的炎熱現在一時要發散完的樣子，滿身的皮膚發燒，好氣色的臉上覺得眼暈般的發熱，靜靜的汗脂在頸邊滑滑地滲出。

獨個人噁噁地饒舌着的姑母，忽時聽得有人紙窗外邊通過的足音，傾了頭，

「是照姑兒麼？」

的喊過去，沒有回答，想一回又說：

「若是照姑兒，到這裏來一下。謙哥兒此刻從名古屋來，纔到哩。」
這樣說了，門開，表妹照子進來。

佐伯抬起鈍重的頭，向窸窣窸窣衣響的昏暗的裏面看。是剛從外面回來
的樣子吧，留着東京式的漂亮的前劉海，茶格子的單衣上加罩着華美的縮緬
的外套，那個似乎嫌客室狹小的魁偉的身體，像羞怯般美妙地躬下去，都會
的少女對於鄉野出來男人酬應時往往有的樣子，用安心與矜誇的態度，照子
向佐伯行禮。

「怎麼樣？赤坂那邊。你已辦好了麼？」

「是，他們既然是這樣來講，那個是用不到什麼，這是已經很明白，請
您放心吧，這樣的說……」

「是嗎。原該是這樣的，若是鈴木不拆那個爛污，本來是不會這樣

的。」

「這雖則是這樣，那對面的人也太過分了。」

「真的。兩邊都是……」

子女暫作這樣的問答。說是獸子的這家的書生鈴木，大概又鬧了什麼笑話了。又不是有這樣談論必要的事情，大概姑母想在姪子面前，把自己女兒的聰敏的態度與談風，顯露一番，買弄才情的意思吧。

「母親也當初就不要交給鈴木辦才好，等到後來受氣，懊悔也是無用的。」

照子裝老樣說像老練的話，有點厚臉皮的樣子。正面受着庭中來的光，不沾油光的標緻的長臉，幽微隱約可以窺見。上回會見的時候，覺得那無邪氣的少女的心性，與這闊大的骨架，有些不調和的樣子，現在就不然了。那

個大體軀的豐豔的肌肉，生得很好。長長的手腕，項頸，與小腿邊形式柔軟的曲線，那寬大的衣服，也像是歡喜美豔的肥碩的她的四肢而柔順地纏盤着。有斤量的眼臉底下澄澈的大眼，活溜溜地轉着，從並排着的睫毛裏顯出男子愛好相的眼珠，細小而陰險地放光着。在悶熱的室中昏暗裏，那隆起的高鼻，像蛤蚧一般潤溼的嘴唇，臉面與頭髮的佳妙的形態，楚楚地漂起，興奮小了佐伯的病態的官能。

二三十分鐘之後，他走到配給自己的樓上六疊的房間，候等替他搬行李皮包上來的書生鈴木下去之後，伸挺四肢橫着，蹙了眉頭，茫然地看着軒外的炎天。

時近正午，日光瀰漫了青天，欄干外所展開的本鄉小石川的高地的林木和屋宇，都隱在濛濛地從大地蒸發起來的熱氣之中，電車人聲和別的種種噪音

，淩作一團，從遠處的底下，滔滔地殺來。不論逃到什麼地方，像醜女人一般追纏來的夏天的可怕和討厭，還要忍耐半個月，這樣想一面又在心裏描出像嫩白羊肉一樣的那照子的腳的樣子。似乎他所住的屋像是在十二階的高塔的頂上那樣。

東京已來過二三次，學校也不會開始，也不想出去看什麼東西，他每天在樓上貪睡，抽着劣等的香煙。吸了一枝數島覺得不愉快的乾燥，立刻就作惡心像要嘔吐似的。這也不管還是歪着嘴流着眼淚硬了頭皮強蠻吸煙。

「啊，了不起的煙頭，表哥，您發狂地吸哪。」

說這樣的話，照子時時走上樓來，看着煙草盆兒。傍晚浴罷時節，穿了翠藍欲滴的姣俏俏的單衣走來。

「頭去散步時，是用得着香煙的手杖囉。」

佐伯裝着假正經的面孔。說沒有意思的話。

「可是母親耽心呢。謙哥這樣地吸煙，要不把頭腦吸壞才好。」

「反正頭腦本來已壞的了。」

「但是你並不喝酒哪。」

「嚇……可知道哩……對姑母是瞞着的，你看這些吧。」

這樣說了，他從鎖着的書箱的抽屜中，取出威士忌的蠟來給她看。

「這是我的麻醉劑啊。」

若是不眠症，還是服安眠藥比酒更有效。我也私下很服用過的。」

照子照這一個樣子，往往有談了二三小時之後，才回下去的。

炎暑一天天減弱了，而他的頭腦一向不見爽快。後腦漸漸痛，頭頂像有一塊燒石般的發熱，每朝洗臉時，脫下的頭髮，厭氣地黏着抹溼的面上。討

厭起來把頭髮擰掉，卻不論多少就隨手拔下來，腦溢血，心臟麻痺，發狂，……種種恐怖叢集在心口，激甚的動悸響徹全身，兩手的指頭始終顛顛地發抖着。

但到第七日的朝上還是穿着了新做的制服制帽，鼓起了無彈力的心，有氣無力地到學校去，不過繼續了三天就覺得討厭討厭，一點也沒有什麼興味了。

世間的學生們，真不知爲什麼緣故，這樣地搶着到教室裏去，拚命地筆錄那些無意義的講義。教師所口述的一語半句，也不肯脫落地奮走着筆，像機器般的默默地工作，看他們的面容，從朝到晚悲慘而蒼白的樣子，簡直不堪入眼的。可是他們還是悠悠自得，分毫也不知道他們的如何可憐可憫，在不幸的境遇之中。講師站在講壇上，咳一咳，

「……噫，接續前番的……」

說下去，堂裏充滿的頭顱，一時齊向了案桌，執着筆的幾百隻手，同時在筆記簿上劃動了。講義跳過了人的心，從手立時到紙面，成爲難見的，非常粗笨，奇怪的，荒誕的符號一般的文字，而留在紙面上。只有手是活着而動的。那個寬大的教室之中，像墳墓一般靜寂，一切的腦髓都死了去而只剩下得手活着。那手用非常迅奮的勢頭，盲目地一味接續颯颯地寫字，鏗鏗地探到墨水壺中蘸水的聲音，拂拂地翻轉紙張的聲音，可以聽得。

「喂，快些發狂啊！不論什麼人先發狂的得勝。真可憐！諸君，倘若發狂之後，便可以不受這種苦惱了。」

似乎什麼地方有說這些話的人。別個人不知道，在佐伯的耳邊的確有發這樣囁囁私語的人，膽小的他實在是恐怖得不堪。

終歸因爲是在姑母的面前，不得已只好在圖書館裏，或者走在池塘的周

圍，消磨半日工夫。回到屋裏之後，仍舊走到樓上橫着大字，心裏不想也自然浮起了岡山的妓女啊，照子哩，死啊，性慾哩，種種愚笨不堪的問題。

往往在橫着的枕頭邊，擺了鏡子，仔細看察那粗糙而瘦削的面孔，做模着相面的去判斷自己運命。覺得可怕起來的時候，馬上拿出抽屜中的威士忌來喝。

和酒精協同，惡性的病毒像漸次侵犯到腦裏身中了。本想到了東京之後請名家的醫生診察一次的，到此刻卻已沒有受注射飲服藥品的心思了。他已經失了勞心去恢復康健的力氣了。

「謙哥兒，一同看戲去麼？」

在星期日姑母時常這樣邀佐伯出去的。

「承您顧及，不過我討厭熱鬧，走到人多的地方覺得可怕，——實在頭

腦有些不對。」

這樣說了，他懊惱的樣子抱着頭。

「什麼，真不成樣子，因為當做你也要去的，所以特地等到星期日的。

三 不妨的，同去吧。不妨，去吧。」

「說不高興，勉強勸他也沒用的。媽媽只願一個人自得其樂，別人的小
心情一點也不顧算。」

旁邊的照子像體貼入微地說。

「不過那個人的樣子，有些怪。」

姑母目送抱頭鼠竄逃上樓去的佐伯的背影，又對照子說。

「又不是耗子和貓，說人可怕，真好笑。」

「這是一個人的心情，不能講道理的。」

「說他在岡山曾經大大的放蕩過的，應當懂得些人間交際了。自然因為只是書生們的遊逛，也是有限的，還不是完全不知世事麼？」

「謙哥也是，我也是，在學生時代總是小孩。」

照子這樣說，做出嘲弄而惡意的眼色。結局母女二人叫下女雪姐伴了同去，托書生鈴木看家。

鈴木每朝與佐伯同時刻帶着飯盒，到神田方面某私立大學去上課。在家的時候，守在門口邊的四疊半房間裏，不時在讀些什麼書，像很用功的樣子。濃眉而陰慘的面色，什麼時候都不快活的樣子，朝晚燒水，掃庭心，很老實樣地做他的工作。頭腦有些低能，不絕在想什麼事情，卻不得要領，被姑母或雪姐喊了一聲叱責，便漲起了表情不靈敏的面皮，活的一轉他多疑的白眼球，發怒是必然的。始終在口裏獨個人嗷嗷地吐着不平。

「看了鈴木，好像家裏住有妖魔的樣子。」

姑母這樣說，也不是無理的。雖則是鈍根，卻非常陰險有些韌纏絆的態度。可是那人幼小時也是一等的聰明人，姑夫生前看中了他留在家裏，將來要是能出身立世，就給照子做女婿的，一時不小心露了這樣的口風，就深深地認作真事，拚命用起功來就變成鈍根了。現在還是照子所說的什麼話，都不怒而聽從。一定他想着照子，沒頭於 *Organism* 的結果，所以變了鈍貨，佐伯這樣想。豈但是鈴木呢，就是自己從接近照子以後，就過度地煩惹神經，像要變成鈍才的樣子。實際和她對話之後，就覺得五體疲倦。她像有搗亂男人頭腦的能力。……佐伯這樣想。

勃窣勃窣地樓梯上響着鈍重的脚音，某晚鈴木走上樓來。已經是九月末

像秋天的晚上，蟋蟀的聲音咕咧咧的叫着。姑母以下女人們都出去了，靜寂的梯下的掛鐘上，微微地透出秒針走動的聲息。

「你在用功麼？」

惡 這樣鈴木在對面坐下了。眼活溜溜在室內環視一周。

「唔，沒有什麼。」

這一聲之後，佐伯正一正坐相，奇訝地看看鈴木的面色。從來不大和自己招呼的那個沈默的人，有什麼事情而特地到樓上來呢？……

「這幾天夜長起來了哪。」

用暗昧的聽不清楚的聲音，啞啞地講着話，鈴木又沈倒了頭。狠狠地塗着油的頭髮，在電燈底下發光。粗大而黃黑像生薑一般的手指，不列不列地動着，默默地在膝頭上按着什麼拍子。像有什麼要相談的話，乘家族不在的

機會進來，卻又不敢輕易開口。奇怪地傳感着重重的壓迫，佐伯是心神焦燥起來了。到底是想說什麼呢？嚕嚕地只顧尋思着。要有話，趕快地說出就是了。……心中想這樣叫喊。

三 可是鈴木很不容易講出來。只差說「你照老樣用功好了，我自由坐在這裏。」一味看着疊的縫隙，上半身緩緩地搖着。……四圍是很靜寂。街上喀噠咯啞的木屐聲音很清楚，遠遠地本鄉街上的電車的軌音，像鐘的餘韻一般殷殷作響。

「很對不起。實在有一點，那個，稍微要向你請教請教的事情。」
到底漸漸說出來了。仍舊注視着疊縫，緩緩搖着身子。

「並非別的事情，實在關於照子小姐的事。」
「啊，什麼呢？請說出來看。」

佐伯竭力裝出輕快的樣子，稍為高聲地說，是因為喉頭積了唾吐的緣故吧，聲音有些枯碎糊塗的樣子。

「還有一件要問你的。你到此家來是用怎樣的一種關係？」

「說怎樣關係？我同此地本來是親戚，因學校相近，為便利的緣故，就寄住此地。」

「只有這一點麼？你和照子小姐中間沒有什麼別的關係麼？譬如說長輩之間已訂結了婚約之類。」

「也沒有這種事情。」

「真的麼？請不要瞞騙我。」

鈴木做出猜疑樣的眼色，露出不整的齒列，嚶嚶地發慘然的笑容。

「不，不，那是真的。」

「……」

「就使是這樣子，不過將來若是你說要，那麼要結婚總也做得到吧。……」

「說要，姑母也許肯給，但本人卻不知道怎樣，而且我也不想就結三婚。」

佐伯在談話之中，漸漸生了氣，像那鈍根的鈍氣傳透了過來一樣。心裏憤憤的，想要發大聲叱罵他一頓，竭力忍耐着。又是對於那對手的一無遺憾地發揮他那愚鈍的腦髓，多少覺得些痛快。

「但是結婚姑且不管，總之你定是歡喜照子小姐的吧。決不會不喜歡的。總之我覺得這樣。」

「原沒有什麼特別厭惡。」

「不，是喜歡的吧。或者竟是戀愛着她的吧？這一點是我要問的。」

這樣說了，鈴木做出本性很狡猾的兇相，忽的眯一眯眼睛，像說要你說的事情不都說出來是不答應的，凝眸地監視着佐伯的一舉手一投足。

「說戀愛這些事情？那決不。」

佐伯這樣吃吃地辯解中，不知爲什麼突然覺得惱怒起來。

「到底你截樹尋根地盤詰這些事情幹麼？戀愛不戀愛不是我的自由麼？不用你管的！用不到你問！」

說話的中間，心臟突搏突搏地跳動起來，像一時血都昇到了頭裏，這樣地自覺到。狗血噴頭的怒罵，突然從正面倒下來，鈴木的漲鼓的腮頰上，漸漸消退了險惡的形相，就變到了重苦的陰慘慘的不好看的笑臉。

「請你不要這樣發怒。我不過想對你忠告一下。照子小姐是很了不得的女人。平常是裝做着，在她心中卻全不把男子當一回事。實在是很秘密的話

，……」

鈴木更加放低了聲音，躬過頭來，很像求同感的口調說：

「大概你也知道的吧，她已經不是處女了。像和許多男學生有過關係的樣子。第一，因為以前和我也有過關係的。……」

這樣說了，暫時等待對手的回答，因佐伯不說什麼，他又接下去講：

「可是她真是美人。我若是爲了她之故，捨生赴死也是願意的。照子小姐的父親活着的時候，的確說過配給我，到了近來，好像她母親是變了心的樣子，所以我即刻要來問你這些事情。——總之是母親的不好。父親所約定的事情，現在再想反悔，那真是太無法無天了，她倘使存這個心思，我也有方法對付。什麼，照子的心氣，我比她母親了解些，她是非常冷酷的，雖則也會有玩弄男人的心情，卻不會去戀愛他的，所以專一厭煩地纏住她，到末

了她討厭不過，和什麼人結婚都答應的。」

這樣的話斷斷續續地說，啞啞地反覆談着，永無停止的樣子，忽然門口的格子門格拉地開了，聽得了三個人的脚步響。

「對不起，今夜的話請守祕密。」

這樣說着，鈴木飛快地跑下去了。

總是十一點光景吧。再隔了一點鐘大家睡靜了的時候，

「謙哥兒，還沒睡麼？」

這樣說，姑母在法蘭絨的寢衣之上，加披了外套走上來。

「先刻鈴木到樓上來了麼？」

她在佐伯所憑靠的几角上撐了臂肘，托着頷，一面單手從懷裏取出烟草

28 匪來。多少帶些不安心的面色。

「是，來過的。」

「是吧。原來在回來的時候，從樓上走下來的勃達勃達的聲音有些異樣，照子說來問問你看。平常一句話也不大和你交談的，不是很可笑麼？他說些什麼話呢？」

「那些最笨不過的話，一個人滔滔地說着，那東西真是大傻瓜。」
難得佐伯是用爽朗的聲音流暢地說。

「不是又說我的壞話麼？到處走開去宣揚莫須有的事，真討厭。雖則那人是蠢才，卻會用手段，——大概是說你和照子什麼樣了。」

「正是這樣。」

「那麼你不說大概也知道的。年輕的男子稍微和照子有些認識了，他便

要去問的。那是他的性癖，請你不要怪怨。」

「我也不覺得什麼。不過這樣姑母不是很討厭麼？」

「討厭討厭。還有什麼話呢。……」

皺皺眉頭的當兒，把煙管在煙灰筒上撲的敲了一下，姑母又接下去講：

「爲了他的緣故我時時耽心着。你姑夫死去後，曾經一次回絕他出去，那時候是恨我們母女，每天每天懷中隱藏了刀子，在我家的周圍徘徊，鬧那一種把戲的。外邊不明白的說起來，不知我們待他怎樣壞了，而且不把他再收留進來，便要來放火也難說，沒有法子只得再留了他。照子卻說沒有什麼，鈴木是膽小的人，只會掉小槍花嚇人，我卻並不這樣想，那東西說不定是要殺人的。……」

立刻佐伯想像到那被法蘭絨包裹着的姑母，那小胖胖的身體由拉着髮毛

或者什麼，慘酷地攢倒在地，鮮血淋漓的，發出銳烈的悲鳴那種情景。在那懷中如同象的耳朵一般垂下的乳旁邊，一刀插刺進去，是怎樣的呀！那具樣不調和的肥胖的股肉抖顫着，像大蘿蔔一般的手脚在空中擂鼓似的動，打醉八仙般地鬧了一回之後，那矜重的表情中央的眉間被斬開了，咻的像煮牛肉一樣那斷氣的那刻，是怎樣的。……

小 鏜的，樓上的掛鐘，打了一個半時的報告。四圍十分靜寂，夜深去益加感得寒氣襲人。姑母熱心地講着話，不住用烟斗撥着烟草盆中的灰。灰轉變成種種的山形，有時見有像螢尾般的火屑，卻不容易過着烟草。

「……所以我很就憂，照子也不能不就要有女婿，想到那傻瓜不知又要幹什麼，真個……」

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吸着了烟草，姑母的鼻孔中與話說同時吐出縹縹

的白煙，漂在二人之間，流散開去。

「而且照子也是每逢有緣談時，總做出不好看的顏色，我真沒辦法了。謙哥兒也替我對她講講。雖則我也是很糊塗的，那小妮子卻益加，已經二十四歲她還不知在計算着什麼的？」

姑母不像平常一樣地元氣，意氣銷沈地不住吐着怨懟，到鐘打了十二點，完結了話頭，

「因為這個道理，鈴木無論說什麼話，你不要去理睬他。和那東西關涉了，到未來連你都要懷恨的——夜深了，你也安置吧。」

這樣說了下樓去。

次日的早晨，佐伯在洗浴間洗臉，跣足在掃庭中的鈴木，從浴槽邊的側

門口蹣跚地走了進來。

「你早呀。」

佐伯突然吃驚的樣子，做出故意要好的聲音，可是他好像非常愠怒的樣子，暫時也不回答，鼓起了面孔。

「昨夜的事情，你完全告訴了哪。——你想假癡假呆也騙不過的。我那時後一眼也不閃地靜聽着呢。的確當家太太到樓上來講談到了十二點過鐘。我和你已經是仇寇了，以後斷然不同你開口，隨你對我說什麼都是無益的，你留心着。」

這樣說了，拂地退出了浴房，又像若無其事的在掃庭中了。

「到底我也着了魔祟了。」

佐伯心中這樣想。別人的待他好，那人愈加對人結怨。也許我要被他殺

了。無論怎樣爲他盡力，也不去接近照子，愈加是真實爲他出力，他愈加怨恨我，到着未來被他殺死也難說。可是若使始終留心着避開被他殺死的危險，在東躲西逃之中，和照子墮入了戀愛，也就同樣陷入了要被殺死的運命。

鈴木還在掃庭中。那粗大而有蠻力的手，執着箒屈了腰在掃庭中。被那個身軀所擋了，是逃也沒法逃走的。——種種雜多無根的恐怖，活活地湧起在佐伯的頭中攪亂着。

十月已過半了，學校中的講義已是很進展了，而他的筆記簿子一毫不厚起來，卻漸漸說「什麼，不是每天去也不妨的。」或「啊，今天精神不好。」那些不怕羞的話，兩三天不上學校去。早晨非常地遲起，稍有空閑工夫就鑽進被中，睜開獸一般的渴望着什麼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昏沈沈地想起種種。環流到腦中的血，沈沈地在頭中響，眼前好像看見許多泡粒亂散哩

，耳鳴哩，接連着那種像身裏骨節酥散那樣的懶怠的日子。稍稍地小睡時也做着許多很官能的奇怪荒唐的夢。那些夢，到醒了也還留着殘象在腦中。天氣好的日子，從南窗有非常晶瑩的青天，照着鈍濁的頭腦。也起不了再去放蕩的心思。鬚鬢這樣衰弱的身體，連接兩日嘗了刺激強烈的糜爛的歡樂便要死去的樣子。

小 照子一天不知要上樓來幾回。那個大身女子的平闊的脚，走在睡眠的枕頭邊，佐伯感着自己身體被凌踐的樣子。

「我每走上樓梯，鈴木總扮鬼臉，所以更故意多走走。」
這樣說，照子在佐伯的眼前坐下了。

「這兩三日來傷了風。」
從袖中拿出手帕來拭着鼻涕。

「這種女人，傷了風更覺 Attractive 哪。」

這樣想，佐伯挺着眼，仰看照子的面目。長長飽滿的臉孔，像吃殘的食物一般污穢，脣上像爛楊梅一樣紅赤。溫暖的活氣和強有力的吹息，降頭上來，佐伯煩惱地覺到。

「唔，唔。」

他回答着無關的話，懶洋洋地看着高繫在她胸口的丸帶，每呼吸那顫動着的樣子。

「表哥！——你自從那一次鈴木來了之後，逢着我來總不給好臉色看。」

這樣說了，照子就低了腰伸直脚坐下。

是不洗浴之故吧，放在膝上兩手的指頭有些灰黑色。佐伯覺得那大手掌

好像立時要來撫摩他的面孔那樣子。

「我總覺得像有要被他殺死的樣子。」

「爲什麼呢？爲什麼要被殺，有緣故麼？沒有連你都懷恨的道理啊。」

三 「這自然是沒有的。」

道 佐伯連忙打消地說，總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不看照子的面孔，接續說小下去。

妻 「但是他縱使沒有什麼緣故，要恨還是要恨的，所以討厭。——只覺得書要無緣無故被殺的樣子。」

「不打緊，他不是能做這些事的爽快的人。——不過若說殺，第一是母親吧，像我他到底不能起殺氣的樣子。」

「這是難說的。老古話說，愛極生恨。」

「不，的確不會殺的。以前趕出了去時，只恐嚇着母親，我日夜毫不掛心地出去，一毫也不敢來驚動。……」

照子輕輕地俯到前方來，像要蓋掩他一般。

「至於說要殺你，表哥，那是斷然不會有的。況且，即使兩人之間有了什麼……」

佐伯突然起了恐怖的眼色。

「照姑兒，我頭痛，請你下次再來談吧。」

用急躁的調子狠狠地說了。

不久和照子替代的，走上了下女的雪姐來，在室內偷偷地尋什麼東西樣

「小姐說忘了塊手帕在這裏，你知道麼？說是拭了鼻涕的齷齪東西，叫我來拿。……」

「若是忘了，總在這一邊吧。我可不會顧到。」

三 佐伯回答了不關心的話，背轉身睡了。再等雪姐尋不到下去了一刻之後，又蠢蠢地坐起來，一面留心着樓梯邊的樣子，像膽怯地縮了肩，從被褥底下拿出手帕，用食指姆指摘起在眼前。

四 折疊的手帕，打溼而黏着了，像灰黑的板一樣，揭開中間來，發散出鼻傷風特有的臭氣。水涕浸透了滑滑的冷的布片，他放在兩手中間滑擦哩，貼到臉孔上哩，末了感了額，像狗一般吐出舌頭去舐了。……這是涕的味道哪，鬚髯像舐悶沈沈臭氣一般，只有淡淡的鹹味留在舌尖上。可是這不可思議的辛辣的非常有趣的事體，被我發現了。在人間歡樂世間中的裏面，卻有

這樣祕密奇妙的樂園潛伏着。……他在口中積起來的唾水，一口氣吞了下去，一種橫亂的快感，如同煙草的麻醉一般，浸潤了腦中，有一時被推落了發狂的谷底一般的恐怖所迫脅着，像着了迷一般，拚命地鼓舌的舐着。

過了二三分鐘之後，他再把手巾輕輕放到被褥底下，抱着眼眩般亂惑的頭腦，耽溺在憂鬱暗淡的思路。我是這樣地漸漸被照子踐踏倒去。由那女人的像蜥蜴一般的細長苗條的身體，和鈴木一同像黑雲一般地蓋到我的運命上來。……

翌朝佐伯起床之後，馬上把手帕放入洋服的暗袋裏，悄悄地像逃一般偷走過鈴木之前而到學校。緊緊地關上了便所的門，在裏面把牠展開來，或者在池塘邊的亂草叢中，像野獸嚼吃人肉一般地咕波咕波。不久又覺得被不可名狀的嫌惡的不快意所呪着，變了可怕的青黑色面皮，飄然地回到家裏。那

時手帕上的水涕已經不殘留什麼渣滓而硬挺挺地乾得發黃色了。

「趕快降伏吧。」的話只不說出口。照子仍不住走上樓來，來了就刺激佐伯的神經。那銀絲一般的眼波，泛起似媚似嘲的微笑，步步地肉搏過來，佐伯像怕手巾一件被看破的樣子，迴避着而仍是十分被翻弄惱亂。他的魂被壓碎，在那個柔軟而肥潤的四肢發達的肉體之下，掙扎着焦煩着而無法逃避的一種重苦之中，做出那像哀求的眼色，卻又想

「照子這淫婦！」

這樣呻吟般地怒號一聲，卻又暗中說：

「無論怎樣地誘惑，豈是就能降伏的！在我有她也不知，鈴木也不知，秘密的樂園呀。」

那些不服輸的話，而生嗤笑的心情。

現眼的虱子（橫光利一作）

高汝鴻譯

一

避暑期的都會寂寞了下來。

沒有顧客的商店中電氣風扇空轉着。在這些櫛比着的商店的像空巢一樣的庭中，挨次地被風吹拂着渡過。這昆蟲樣的我的動作，真是意想沒到的幸福的避暑。

我儘管是怎樣貧困，要為生活頭痛我覺得是自己的恥辱。我是應該知道生活的快樂的。

二

在通向月臺的地道中，前面走着的女人頻頻地咳起嗽來。我想到了一個

奇拔的光景，便是深海中魚被擄上了空中，爲自己向來抵抗着海水重力的內在壓力而爆裂。我爲女人的咳嗽所動。要擦身過的時候，無心地把側面看了一下，那女人才是我的前妻。是生了病罷？

三 我和辰子把肩頭並着般地沉默着一道走。但她還沒想到是我，她是把肩頭縮着的。青銅的闌干現出了，地道成了階段。我打算就這樣和辰子分開去。

我和她一道生活的時候，她的內部我確實地見透了的只是口中的三寸深處。更朝深處看，記得只是全黑，什麼也看不見。因此便生了一個習慣，每天總有一次要把她當成壞人。但是，現在，我並不要從她的內部求出什麼東西來了。人只是由於把名叫『妻』的一個肉體在自己周圍繚繞着，以確定自己的領域。但是，是什麼東西在二人之間被切斷了呢？總之，她隨時看去

，都是把眼睛輝耀着的梟鳥。

她把面孔舉起來了。於是三年間離別了的自由的兩個人的眼睛相遇。她非常狼狽地掉向了一邊。那個皮囊中有被我影響過的舊時的細胞混亂着，是的確的。我故意要和她並着肩走。我要試驗她，看她究竟說怎樣的話。這女人不知道是有好多次數咒過我死的女人。我始終不作聲，她也始終不作聲。大約她的身體，在挨着我的一半，一定是起着鷄皮皺的。我呢？我只是由她的膝下所流出的下等的表情想着過去。然而不知怎的，只那過去的最醜的風情卻是這樣的新鮮？

「你住在那兒的？」她問着。

43

我把住所告訴了，做着『再見』的神氣笑了一下。在前我是以這微笑把她弄成了我的妻的。

電車進了月臺來，兩個人互相行了禮。

「再見。」

「再見。」

三 行禮這樣東西，真是柔和的東西喲。我像積着善行的騎士一樣，抱着道德的風襖，和電車一道去了。

三

我同H一道走到了水果店的門前。磨靈視鏡片的他，一遇着總是在找尋戀愛。他勇敢地無視着自己的貧窮，始終把手杖的尖子杳杳地點着道路。他對我說進水果店的喫茶室去。

「我們啦，」他看到在周圍的都是切了的西瓜的野蠻的紅色的大口，安心地饒起舌來。

「我們啦，儘管是怎樣想，一面活着，一面是做了壞事又後悔，做了壞事又後悔，而且依然還是做着壞事。除此而外沒有別的辦法。」

然而我卻連壞事也找不到。偶爾有使我吃驚的東西，卻是笑着的廣告上的女人的面孔。

「老兄，有沒職業啦？職業？」我問他。

「你是在找職業的嗎？」

他那神氣就好像是要說，我是在找戀愛啦。他沉默着立起來，又杳杳地點着手杖，走到街上去找戀愛去了。我一想像到他，他那手杖總像是有臭覺的鼻子一樣。他那憂鬱的背影，就像在街頭瞻望，不斷地說着「你不戀愛我不行的，你不戀愛我是不行的」的教師一樣。

但是他的手杖的尖端所釣來的戀愛，我還一次也還不曾見過。

無論走向那一個方角去，年青的人們都在談着將來的社會和戀愛。但我今天一天卻始終或以櫛比地懸垂着的招牌碰着腦殼，或咬着舌頭。把街上的店鋪口窺伺一下，成羣的領帶像打濕了的頭髮，沈墜着。我從橋上凝視着泥溝中的水。於是出其不意地有貧窮的女優S在我的背後拍着我的肩膀。她

小說：

『我立地要死了。喏，你不要吃驚啦。你盯着這樣的泥溝，不是不行嗎？』

她一說了，便連忙轉向熱鬧的街道一邊，活潑地走去了。

我也活潑地走了起來。然而，爲什麼活潑地走了起來呢？我把脚步停着了。眼前的玻璃裏面，香菸像山一樣堆積着。我是無論走到那一邊去都是一

樣的。然則，爲甚要向南走呢？我的心不知幾時已經是完全成爲了不必要的東西。

五

由H的介紹在大學的解剖室任起職務來。是管死屍。我是有決心的，連我的身體都已經是成爲了不必要的東西。我在練習着把人當成鱈魚。我恐怕對於什麼事物都是不會興奮了的。

我在閻室中用長的撈叉在浴槽樣的佛爾馬林(Formalin)一種的防腐劑的塘庫中撈着。死人之羣在黑濁的水底鈍重地觸着撈叉尖子。我撈着了那其中的一個。於是死人像木材一樣率直地浮出了水面來。我把脚上拴着的木札檢視了一下，是管轄區中倒了的行路病者。

我的同僚提着死人的耳朵向混凝土投了出去。他由死人所發出的聲響能

辨別出屍體所經過的時間。他把指尖上掛着的死人的水溼的皮膚玩弄着對我說：

『喂，這家伙像你啦。你留意看的好啦。』

不用說，我在想着我是『現眼的虱子。』

第二次再看見那行路病者時已經失掉了人形。我用掃帚把落在地面上的小菌子一樣的耳朵掃集攏來，看着敏捷地遊戲着的兩匹蒼蠅的動作。

這時候我發見了我這個物什的存在，死了的時候比在生時是更有用的物實。

六

誰也不會在的我的家中，卻有人影浮動。

『恭喜恭喜，』我在門口立着說了一聲。

出來應門的是我離了婚的前妻。

『我呢，以爲你是已經又結了婚的。但我來一看，等了好一陣都是空的。像這樣，第一層是不放心啦。』

惡
『我不在家的時候會跑來的人怕只有你罷。』

我在她前次逃走了的時候沒有說話。但這回我也打算沈默着看着她。我上去開始吸起菸來。

『我呢，說實話啦，時常聽着你的消息，是知道的。』

『那是愚蠢的證據啦。』我說了。

她把明顯的媚態掛上了眉梢。

『喏，我再在這兒住下好不？』

『那樣的事情，與其問我，不如問你。』

『倒也是的。不過，我自由地跑了出去，又自由地跑了回來，你恐怕也只好斷念罷。』

『唉，倒也是那樣，』我笑着說出了。

三 她是要利用我不在家時好暗暗地接客，這點我是明白的。不過我念到是舊交，我就把我的住家和寢具借給她用罷。

小 七

歡樂這種東西只要去尋求，是無盡藏的。H漸漸地吃醉了起來。我漸漸地沈默了起來。H的一邊的假眼在桌面上獨自活生生地澄明着。他抓着侍女鏡起舌來。

『喂，密斯密斯，要證明女人何以是這樣淫蕩的原故啦，好麼，你聽啦，要證明女人何以是淫蕩的原故啦，只要想一想男子爲什麼發明了這樣猥褻

的褲子就行的。懂得麼，喂，褲子啦。就是這褲子啦。哇哈哈哈哈哈。笑他媽的。」

女人一逃走了，我和他挽着肩頭走出。電車上的托輪落着火花在轉拐。H憑着電桿帶着賤像地癡笑了起來。我牽着H的手向黑暗的街道一邊走去。他踉蹌着，東倒西歪地把頭垂着，連連地說『笑他媽的。』

驚脚汽車像模糊了的玻璃一樣走攏了來，有腦殼伸出。窗後繁茂着的植物的陰影裏，鸚鵡一個人在饒舌，H在衣包中塞着小石子，跟在我的後邊呻吟着。

「喂，你檢錢，豈有錢都不檢的啦？」

他踉蹌踉蹌地握着石子走攏到鸚鵡旁邊。鸚鵡在籠上倒吊起來，在他的不動的假眼前說起話來。

『Po-popo, poppo to tonde koi (勃勃，勃勃地，飛來)』。『笑他媽的』

他說了，又帶着賤像癡笑起來，跟着我走。把頭向一家有青色的燈點着的酒店的迴轉門中竄進去，像蛾一樣踉蹌了起來。

三
道
入

我知道辰子是在自由地和三個男子周旋着的。她的零用錢沒有缺少的憂慮。她比以前我在做製作所的司書生的時候更不爲金錢所困，難道那層就可以表示她的墮落嗎？使她拍賣了貞操的，除我而外並非別人，但是，我難道因爲那樣，就該繼續着愛她的嗎？我雖然沒有金錢給她，而我給了她以絕對的自由。她把我給她的自由賣了，隨意地買到了金錢。然而我們的任何肉體，有不拍賣其器官而能買得金錢的嗎？我們永久是不能不趕有買主的器官來拍

賣的。

九

現在我和辰子，只是爲生活的鬧熱之故對立着的。

『阿哥，飯已經弄好了啦，』她說。

於是，我同她兩個高華地相向着吃蒸騰騰的飯。有什麼不好呢？她對於我的行爲，我對於她的行爲，絲毫也沒有亮起眼睛來吟味的必要。真的，這完全是因爲彼此相愛的地方，連一點也沒有。人是在完全相愛與完全不相愛的這兩種形態，相似得儼然就像在摹倣的一樣，這是有趣味的。她已經沒有像前回的一樣咒我死的必要。我說：

『你以前在夜裏不能睡覺的時候怕暗暗地咒過我死罷？』

『唉，那可難怪的，』她說。

「那嗎，現在呢？」

「現在嗎？是啦，我總覺得希望你早點出名。」

「你可誠實啦。我也是有些誠實處的。但是太誠實了的人一同聚在一道，我們人似乎是只有弄到不幸的。」

我想到了扯謊上來。人要想幸福非得扯謊不可。

十

我對辰子問過：

「你不會想過我是有相愛的人的嗎？」

「可是呢，假如是有，我不會這樣平靜地住着的，」她說。

「那嗎，我因爲你回來了，我是呈獻着很高興的面孔的嗎？」

「我呢總覺得是想稱讚你，因爲我所做的事情你一句話也不說。我到近

來，覺得你和別人總有些不同的地方。」

「那麼，你怕也覺得稍稍做過了點可惜的事情罷。」

「唉，倒是那樣的，是可惜。不都假如我不曾逃走過，怕也永遠不會曉得的。」

「那麼，你的意思還是說爲我做了點子好事啦。」

「那樣說來也有道理的。那麼我真的做了點好事嗎？怕不見得，」她說着笑了起來。

十一

我同辰子一道在街上走着，問了她：

「你和我離開了，在那期間你究竟領略了好幾位男子？」

「唉，怕有一百個罷！」她說。

「那麼你所喜歡的究竟是怎樣的男子呢？」

「我到頭還是頂喜歡你。」

「我到現在來並不是要你向我討好的。」

「我也並不是到了現在來要向你討好啦。」

「那麼你是說愛我嗎？」

「唉，你那樣的說來也好像有那樣的意思。但是什麼愛不愛，那不是就

像水上浮着的油，怪煞不好聽的嗎？」

「已經不是講求那樣的年紀了。」

「是哩。」

「然而我呢，其實是拚命地每天都在尋找着那種害羞的東西的。」

「那樣找着，以後一個也沒有嗎？」

「唉，沒有啦。我每天都在看着死人。」

「那麼，沒趣的啦。你不加勁趕活着的人追求是不行的。」

「是啦，不追求是不行的，」我說，「但是由女人一方面看來，難道我還是可愛的男子嗎？」

「你是可愛的。你不信，不久會好啦。」

「然而，偶爾有我所追求的女人呢，那家伙又要逃跑。」

她把身子反弓着笑起來了。

「但不是又回來了嗎？」

「然而從古以來，回頭水是沒有什麼好貨的。」

於是我受了感動悲哀了起來。我自來是愛過她的，然而，現在呢？

我把辰子拖着最後跑到橋上來了。兩個人把肘拐靠在欄干上，凝視着橋

下的泥溝。

十二

小小的劇場一息臺，碰着了由後臺口走下來的S。S下了階段來，把後面帶着的一位十四五歲的少女向我介紹。

「這是葉妹。」

怕是S的弟子之一人？

「就是這樣的小姑娘，都已經是有人追求着的，你不要輕視啦。」

我又改眼看了一下葉子。我在驚愕着「這樣雪白的手巾，是誰把來蓋在那烏黑的煙囪上去了？」而她卻已經不是處女。她的眼色不是在灼灼地要從我的肩頭吸取希望去嗎？突然，S又表示着要脫氣般的高興，說：

「昨天晚上，我啦，真是成了超等的資產家啦。喏，是這樣的。我一從後

臺出來，有一乘滿漂亮的『白加陀』（汽車商標）在等待着啦，於是乎，我呢，你想我幹了什麼事情？」

『那我是高興聽的啦，但是你現在不想死了嗎？』

『唉，是啦是啦，我是該得死了的啦。不過，你呢，不簡直像要死的一樣盯着了那兒的泥溝嗎？』

託福，我算沒有聽出她怎的只成了一夜的資產家的話便算了結了。但我要承認的，突然為幸運所照顧的那樣的間隙，人是充分地具有着的。幸運，我是比什麼還要喜歡。在為給與人以同情的準備上，始終要把悲運掛在念頭上的這種運命，我們到底要熬到什麼時候呢？

十三

人們大約是沒有注意到的，當他在路頭倒了的時侯，在社會的網底是有

爭奪自己的肉體的戰線密佈着的。今天我算看見了。有一位乞丐在O橋上死了。這屍體所在的地點是一點是屬於何處的管轄，便是問題。橋以東的管轄權是我任着職務的解剖室所有的，橋以西是N大學。行路病者的屍骸並不像做屍那樣能有無數。於是乎屍體的掠奪戰是時常白熱着的。

三 這橋上的屍體騷動了兩區的管轄地帶，終歸滑進了我所守着的佛爾馬林小塘庫。倒了的屍體的頭是東向的，以此為根據足證死者生前的意志是在東方。

為了一個屍體，把它圍繞着的醫師的雞蛋們，比攝取任何養分還要更使發育力強盛。不久他們是要救濟世間的多數的病人的。把這個現象一考察，會發生出一個問題來，便是一個屍體不知道要救濟多少的生人。就是我不久也要和耶穌基督一樣，能夠救濟多數的生人的。就是我這個『現眼的虱子

十四

睡着的時候，突然有佩劍的響聲。警察走來了。問我是辰子的什麼，昨晚以來辰子便不見人。大約一定是被抓去了。

『那是我的內人，』我回答了。

『那是你的內人，那你就應該再加管束一下啦。』

『是。』

『以後要留意啦。你不在家時，你的內人幹的不好事，實在太多。』

『我是要向她注意一下的。』

『注意一下是不能了事的啦。』

『但是，我什麼也不知道啦。真是多多對不住。』

「良人應該要拿出良人的資格來，有統率一家的義務，這層你是該得明白的。」

「多謝你，」

「今天晚上要放免她，以後不要再鬧這樣的事情啦，曉得嗎？」

「曉得了。」

警察是一點也不錯的。現刻怕正在代替着良人責罰着不貞的妻。我的安慰，竟進行到了這樣深刻的階段了。

十五

暮靄降下來了。辰子從孩子們遊戲着的空地中帶着青的臉色走了回來。

「喂，你不在家的時候，來過了啦，」我說。

「哇，來過？我真是疲倦得沒法。說了什麼呢？」

『說了不少啦。我大受了一番申斥。』

『哦，但你沒有受申斥的理由啦。』

『然而我是傻瓜啦。他問你是我的什麼，我答應了是內子。於是乎他就說，良人有應盡的良人的義務，弄得我不能開腔。』

辰子把下顎埋着沒說話。大約她就是以那個姿勢在壁上憑過了一夜罷？

『我真是萬分地對你不住啦，』辰子說。

『良人不成其為良人，內人要成爲那樣是當然的。』

我要替她整備食物，到外邊去了。但我並不覺得她是可憐，我從她的姿態中倒寧是感覺着勇敢的戰士。

63

我吃夜飯的時候，對着辰子的不端正的身體送着了家人般的秋波。我的樂趣竟進行到了這步田地。不久我會拿錢出來買她的身體的。那樣的時候，

她對於我會呈出怎樣的面孔啦？我的樂趣一天一天地增漲起來。

十六

那樣的時刻終竟來了。這是我給與辰子的畢生的復仇。她把我凝視着，默默地吧嘴脣的一邊吊上了。她笑了起來。

「你對於我，依然是時常生着氣的啦。但是，我呢儘管怎樣被你侮辱，小 我是不感覺得的。不要緊呢。」

「不然啦，你和我的生活已經是弄到了不這樣做是沒趣味的時候了。那 錢請你接着。」

「那麼，我就多謝你啦。」

「唉，以後我同你啦，既是弄到這樣，我們儘充分地趕愉快的一方面來想罷。在你同我的關係裏面，一定有什麼爲別人所沒有的愉快的地方存在

。」

「你把我的身子看得十分髒。是的，我實在是髒，不行了的，不過我的心，我自己相信倒還沒有髒到你所想的程度。」

「我從好久以來便相當地在研究着心這樣東西，不過像你所有的那樣的不可解的心，我還不曾遇見過。」

「其實說來你也是那樣的啦。像你這樣的人我也還是不會碰見過的。」

「我自從碰見了你那樣不可解的心，我的心也才愈見地怪了起來。我本來不是這樣的。照實說來，這都是你所弄出的啦。」

「那樣地說來，我也是那樣的啦。我本來也並不是這樣的。我一碰見了你之後，我就弄得不成名器了。」

「把你弄得不成名器的，說不定是我。但弄到了不成名器的是你自己啦

。不必弄到不成名器也是可以的，你偏自行弄到了。把你弄得不成名器的責任是在我，但弄到了不成名器的責任是在你。這樣的話說不定你是不懂的。」

三 「那樣的話現在就懂得也沒辦法啦。」

道 「沒辦法？所以說，我是糟糕啦。我時時有想殺你的心事，你曉得嗎？」

畫 「真是多話，」她說了，把眉頭皺起來看着一邊。

書 我把她的領襟抓着按在了自己的膝上。把她的頭像搗蒜一樣打着。她像鯨魚一樣伏在我的膝頭上不作聲。我一把她提起來，投在了糊紙門的旁邊。她倒着把我望着，像油一樣膩沃沃地笑着。

我又注意到了我的樂趣竟到了這樣的田地。我覺得對於她是什麼事情都

可以做的了。絕對的權利，這愉快的幸福，突然從不潔的兩人的肉塊中，爽快地浮了出來。我在其次不知道又要做什麼。再其次，又再其次，我對於我的趣味之展開去的自由的深度，現在甚且感着了新鮮的恐怖。

十七

標本室的擱架上駢列着用酒精浸着的有名的毒婦的內臟。截成了圈子的人體，子宮，肝臟，胃臟，腸。我立在沈鈍在日光中的這些器官之前，從心臟與子宮之間區博士的犀銳的眼鏡亮了出來。博士吸着香煙，走到我旁邊來說：

虎

「你是管死屍的嗎？你怎的起了這樣的心？」

「我只是覺得這樣的事情，做得一次也好。」

於是博士嚴烈地看着我的額頭一帶。

「你的面孔是有趣的面孔啦。是前回的那個死人的面孔啦。那種面孔，在一萬人中是難保有沒有一個的。你在餘外定然還做着有別的事物的，你對於那樣的事最感興趣啦？」

三 「倒沒有什麼可以感着趣味的。」

道 「唔，你沒在攬什麼創作嗎？」

小 「在前時，弄過一些來練習，總終沒有自信，也就作了罷。」

妻 「那麼，什麼都好，你可以把一篇來給我看看啦。」

大約博士一定是想要作我的精神鑑定的。我等博士走了，看着眼前駢列着的妻婦產子的那個古怪的器官，我想到停一會把我也陳列在這擱架上的希望寫出來。

就和K博士要想鑑定我的一樣，我在好久以前便很想着要把那一件事情來實驗着自己。我把博士向我說的話向辰子說明了，我勸她做做我的木頭兒。辦法是這樣的。當我蟄居在一室裏，辰子要在鄰室裏接客的那種實驗。我是想到要把那時我的精神在肉體中生着怎樣的推移，如實地紀錄出以報告給博士。那兒辰子和我的關係是不能不寫出的。我要把這一篇寫出來，作為肉體的象徵，要像波羅涅亞士一樣定名為『現眼的虱子。』

然而辰子對我說：

『你只是對於那樣的事體感着趣味，有啥意思呢？』

『我同你講，你不見得就明白，其實我這樣的一個人還是不可輕蔑的一個學者呢。把你和我的精神作用詳細地檢驗出來，我是要成爲博士的。博士啦，』我把聲音加強着說。

「那麼，凡是我所做的事情什麼都是於你有用的啦。」
「唔，是那樣的。所以凡是我所說的話，請你都要聽從啦。」
我的愉快在生活中已經就像獸類一樣只是充實着去。

三
十九

到頭是計畫着的那一夜來了。我藏在安置得能夠窺看鄰室的糊紙門裏面。小。辰子和一位禿頭的有精力的四十五六的男子一道進來。她表示着爲要使我不快樂所感着的無智的誇耀，大大地發揮着表情。男子吸着煙，談起了交易所的事體。然而話一說完了，男子把香菸的火在火盆邊上刷熄，把自己的本能點起了火來。於是辰子的身體便立地變成了微動着的刺青般的嬌媚的動物。大約辰子那時候是突然爲對於我的復仇的快感所襲。然而，現在，道德的紀律從我的體中完全崩潰了。請來看我這個面孔。我是達到了墮落的頂點的。

辰子似乎爲對於我的復仇得到滿足，描寫出了慘虐到極端的美好的線。然而，這是怎麼絢爛的空間的遊戲嘍！俄而我又想到了和眼前的現實完全不同的，在閨室的水面上飄然浮上的屍體的形像。我的精神又回復了平靜。我爲要欺瞞自己，把旁邊的鉛筆檢起來，開始寫生着眼前的華美的風景。忽而我又想到了她曾是我的愛人時的往日的可憐的丰姿。這難道是人生的真相嗎？這個，這個變幻。於是我突然放聲地哭了起來。然而聲音一爬上了咽喉，又忽然在那兒變成了奇怪的笑聲。我的肚腹就像團扇一樣波動着。我把糊紙門抓着，格沓格沓地要崩壞的一樣搖動起來。我跳進了鄰室。於是辰子像母親一樣平靜，側目看着我。我就和擡起來的頭被小指尖按下了的一樣。我在逃走了的客人之後坐下，從正面來望着辰子的面孔。

『下次呢？下次又幹什麼呢？』辰子說。

這時候我忽然感着了教她來殺我的誘惑。我說：

「下次你殺我的好。」

「哦？那麼，」她說着把客人忘記了的香菸抽出來，勃勃地吸着。

我是應該招認的。我對於她那可怕的嬌傲的色與香實在感着了嫉妬。

三
道
小
想就給那標本室中的毒婦一樣，把她的內臟分裂起來看。

「喂，」我叫着。

「什麼？」

「我對於你吃起醋來了。這是我愛起你來了的證據啦，儘管我要怎樣地嬌傲。所以你住在這兒是不行的了。有走的地方，我勸你早些走，假如你還要捱着滯在這兒，我說不定會殺你的。」

『要殺，就請你殺啦，』她說。

『你不害怕嗎？』

『害怕的事情，在這世間上我是什麼也沒有的。』

『那嗎，好極了。但是你在我的旁邊，要像從來的那樣是不行的了。就那樣也好嗎？』

『好的。從來的那樣，我也是弄厭了。』

她似乎是很有決心。

二十

我終竟從藥劑室把砒酸偷了些回來。我和辰子對坐着，把紙包着的砒酸放在矮桌上說：

『這是砒酸啦。曉得嗎？這吃了便會和睡熟了的一樣死去的。我把這放

在桌子的抽屜裏，假如不在的時候，不是我便是你，總有一邊是把它吃了。
曉得嗎？」

辰子像矚向我的臉色一樣，冷靜地沒作聲，把我釘着。

我把砒酸放在抽屜中又對她說：

『這是我被吃還是你被吃，兩下都不得而知，然而被吃了的就算是自殺

小 啦，曉得嗎？」

『說是那樣說，你怕還不想死嗎？』

『不然，我已經是沒有活的資格的人了。不過死的事情要說可怕呢也可怕，要說不可怕呢也不可怕，因為是那種程度的東西，是我一個人動手的時候無論等到什麼時候都像沒有死的意思。但終竟是死一方面的好些，沒有客氣的必要。』

事實上究竟是我要殺她，還是要叫她殺我，還是照例的我自己的實驗癖，連那點我都還模糊地弄不明白。然則，辰子是有意殺我嗎？她第二次和我見面以來，凡我所說的話她從不曾反對過。要想幹，她是什麼事情都能夠幹的。辰子把我殺了有什麼好處呢？但是想到要為我所殺，她便先下手殺我，也是說不定的。就以她而論，我關於她是在怎樣作想，她關於我也一定是同樣。

二十一

一到用飯的時候我總要想到抽屜中的砒酸，我看着辰子盛菜，心裏便在想說不定便在這裏面。辰子就像無表情的龜一樣泰然地對我說：

『好，請吃飯。』

我對於這位大膽無敵的女人不想示弱。我為嚴肅的鬼氣所刺，揣起飯碗來。我以自己額上的皺感凝視着她的表情，把食物投進口中去。於是她也動

起手來吃我所吃着的食物。

這女人是想和我一道死的。出其不意地這樣一想，我便非撫摩她的身體一下不可。

三 『你是爲着什麼活着的？』

運 『那樣的事情不明白啦。』

小 看着她那不用說是無從明白的鈍感的口，我又平靜地動起箸來。時而我在食後急於想睡。我想到一定是中了毒，便想把放着砒酸的抽屜抽開來看。

書 但是一想到爲什麼把她的事情竟弄成了這樣關心的問題來，連自己都覺得自己可憐了。我沒去看抽屜，便各自鑽進被裏睡着。但睡了多少時都不能睡熟。我睡不熟便把眼睛睜着。辰子的眼睛把皮膚破開了來凝視着我。兩人的眼和眼無言地想看破彼此的心。

「阿哥，你幾時下手？」

「你又幾時呢？」互相探伺着心意。

就像白刃的尖端撥當地相觸着了的一剎那一樣，兩人沈默着彼此都把眼睛閉了。

愚

二十二

我在『現眼的虱子』的最後寫了解剖室的感想，結句是從奕品格好斯的心理學上引用下來的。我實在是想把那一句來刺一刺常常解剖着死人的K博士的心。

虎

“He whose eye is so keen that he sees the dead in the grave
no longer sees the flowers blooming”

(他的眼光犀利到看見塚中的死人，不再看見花開。)

這悲壯的一句實在是如同把我由這世間上打救了的一樣。虛榮心是不會有的。K博士喚着我，說要把『現眼的虱子』介紹到他的友人某位雜誌編輯者去。那是博士談到最後的一句，他對我說：『你讀過奕品格好斯啦。那落尾是有點在抵觸我啦。』

『不，那是在說我自己。』

『好的，那是沒有什麼的，總之你也不要太把死人看多了，你不留心時，花是始終不會開的，』博士笑着說。

我是受了反攻。然而，像這樣的反攻般給與了我以光明的，難道還會再有嗎？我從那時候起，便忽然覺得死是可怕。我關於厭世主義要下一個簡潔明瞭的解答。便是：

『那是由於沒有光明。』

我對於這樣突變了的我，思索了起來。我難道只是一名不值錢的人嗎？

但我立即和過去告了別，很想早一點便見到解答。

「我們要把那種沈重的名叫「厭世」的奢侈品和這輕快的歡喜交換起來，有什麼不可？」

我回到家裏，在沒等辰子知道的時候，把砒酸取出來拋掉了。我是成爲就像仰望着天的鯉魚一樣，就在浮上來的一瞬間也想望着光明的平凡的人。我們沒有出名，平凡在我們之中是擺脫不掉的。

二十三

夜半睡醒了，辰子劇烈地把我搖起了身來。

「阿哥，阿哥！」

「什麼？」

「你吃了嗎？」她說。

是說的拋棄了的砒酸。

「唔，」我回答着。

「糟了，糟了。」

「我死，你睡好了。」

「你死，我也要死。」

「說癡話。」

「糟了，糟了。」

「睡吧，」我說。

她把額頭抵在我的胸上儘是哭得轉不過氣。

我利用着這層出其不意的她的襲擊，想盡可能地認識出她的美。於是我

便愈想把她的悲哀誘到深處。沈默了起來。辰子便忽然跳起身來，想朝外邊跑。一定是想去請醫生。我把她再跑的一隻腳抓着。

『什麼地方也不要去。』

她想要把我推開。我又捉着了她的一隻手，說：『你聽我說，我有話對你說啦。』

辰子坐到我的枕頭邊上，靜靜地看着我的面孔。我的遊戲不識幾時竟展開到了這步田地。但是我爲這過於明朗的喜劇所矇惑，沈默着了。我這沈默更加之以深夜的魔力，在她看來一定是莊嚴無上的神情。她突然又頹伏在我的胸上哭起來了。已經是沒有辦法的。我是非得把辰子的這番必死的認真愚弄到第二天清早不可。然而這個想法又在咄嗟之間點燃了我的奇怪的復仇心。我對於她不把所受了的屈辱報復，我是斷不後悔的。我裝着要死的神情

，嚴肅地想到了愛。然而辰子現在給與我的這番舉動，不是愛是什麼呢？說雖那樣，但我的這番舉動不又是愛是什麼呢？我是想看她的愛的。

「喂，我好久以來就有一個希望，希望你爲我生一個兒子，你知道嗎？」

三 我說了。

於是辰子把斷續着的哭聲，又更加傷心地提高了起來。我愈見失掉了機會，小會來告訴她，說我的動作完全是虛偽。我弄到不能夠再那樣靜靜地睡着了。我立起身來朝戶口走要想出去，辰子卻向反對的一方面去了。我掉過頭來，看見她從抽屜中把剃刀取了出來展開。我從她的背後跳去把剃刀按着。

「你太傻，沒關啦。」

那一瞬間，我覺得我也是受了欺瞞的一樣。我把剃刀奪過手來，看着辰子的不動的背影，想到這女人演的戲比我演得更深刻。

我把辰子安頓在寢具裏，我自己也睡了。兩來都儘是沈默着。我想辰子一定是知道了我的作假。

二十四

題着『現眼的亂子』的雜誌的廣告，在報上登了出來。我的名字浮出。我一面喝着早茶，把報給辰子看，我說：

『哦，你像公然使我出了名呢。你更加替我做點壞事罷。』

『哦呀，哦呀，』辰子說着，看着報。

她的充滿着喜悅的面孔，就從後面看來，也一定可以着明白的。我是連她那臉色都要懷疑地，感謝着不曾由她給與過絕望的過去的我。

『今天應該弄點什麼來慶祝啦，』辰子說。

『唔，請你弄點來慶祝罷。』

「你已經這樣出了名，最好的慶祝是我從你這兒出去。」

那難道是要成爲我和她的最後的快樂的嗎？我說：「你高興出去，出去也可以。但是，砒酸不已經是拋棄了的嗎？」

「雖是那樣的，但你要正派的太太，儘管要多少都是有的。」

「女人是那樣的物什嗎？」

「唉，是呢。就是我呢也是那樣的物什。」

「那嗎，所謂女人，只要我一成爲了這樣就要跑出去的吗？」

「實在是那樣的，要曉得啦，我已經是不乾淨的。在未遭你嫌厭之前非去不可，」她說了，呆然地鎮靜着吸着香菸。

到底是什麼把辰子洗滌得這樣地美？這眼不見的漿洗店難道是我嗎？然而我之於她是慘忍冷酷的良人。

辰子乘我不在家時走了之後隔得一禮拜的光景，各報上都一齊批評起我的『現眼的虱子』來，

T新聞的批評家，其說如次：

——『這位作者的名字是初次見面的，作中的辰子賣春婦，過於類型的地沒有趣味。但是「我」這個人物之愛辰子與否雖朦朧，而慘酷之處的男子心情是很明白的。有可取處。』

A新聞的批評——『碰着了「我」這個人物的實驗癖的辰子，態度很好。男子一方面有過於自己辯護之嫌，這是作者尙未見到社會之證據。』

85 U新聞說——『關於辰子的事情有再寫一點的必要。「我」這個人在替着死屍，關於這層辰子是應該有點關心的罷。假如「我」這個人物是爲虛榮

之故而隱秘了起來的，豈不是和這個人物不相趁嗎？」

『新聞說——』最初很拖沓，讀到後來受了感動。從成爲了賣春婦而同來的辰子，作者盡力地在想看取其未經污穢的一面。那兒雖然覺得是有點舊式的美，但這是近來的快作。』

我看見報紙上的批評，憂鬱了起來。僅以這樣一點程度的出名而使一個小女人遁走，只是教我知道了社會是在怎樣地企圖着美妙的迴轉。

我離開桌面，把着掃帚掃除起解剖室的地面來。我爲要認識着我不過是一名掃除夫，我在腸也脚也頭也胃也之間走着。

但是我是曾經爲博士所認定過的人，我的面孔是和從佛爾馬林塘庫中浮起來的那回的那個死人的面孔相似。

假如面孔的形式是表現着其人的運命時，我在這樣想着。

我把盆上載着的被切斷了的頭首之平滑的切面，側着目矚了一下。

二十六

S子一碰着我便突然地問我：

「先生，你看啦，你的那位怎樣了？」

「哦，你說她嗎？她已經離開了我的家。」

「哦，是那樣的？那簡直就和我一樣啦。我也是上過那樣的當的。」

「你也是？」

「是呢，我也是啦。不過我的對手並不像你。他是更加喜歡吃醋，更窮，更討厭的。」

「是那嗎，還是和我一樣啦。」

「那裏，不一樣啦。我呢，像你這樣的人，我從頭便不會有逃走的事！」

我是喜歡你的那種地方的啦。喏，那種，啦。」

無心之間我便想到，這樣和弄髒了的手巾一樣的女人，不又要叫我再洗一張嗎？那時候S子和我已經並着肩頭勇敢地街頭走起了來。我洗着弄髒了的女人，愈洗不只是愈見把我自己弄髒嗎？連我這個現眼的虱子中的不現眼的家伙。於是我總覺得一步一步地是向着佛爾馬林的塘庫中滑進去的。但小是，我是已經應該把我丟掉。我不該太看起了我。我想我應該像一發彈丸，槍斃了這個使我如此無力的「不現眼的虱子。」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一)

名家創作選本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名家散文選本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屠文滄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賽先艾著
阿Q正傳	一〇〇七	魯迅著
野草	一〇〇八	魯迅著
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九	盧隱女士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一〇	顧一樞等著
苑地	一〇一一	方西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素十筆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	編本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本	一〇一六	高斯華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本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本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本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2本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2本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2本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2本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子愷隨筆	本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聖陶隨筆	本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冬兒姑姑	本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戀史	本	一〇二七	盧隱著
平屋隨筆	本	一〇二八	夏丐尊著
蛤藻集	本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	風黃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仿	德黃	一〇三一	魯迅著
鳴	鳴黃	一〇三二	魯迅著
陶	陶黃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	朱黃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	新時代的黃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	長明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	花邊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	茅盾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	自己的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	平屋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	現代女作家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	現代女作家	一〇四二	蘇綠漪等著
蜜	蜜味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	正在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驢	驢子	一〇四五	魯迅著
塔	塔的路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鞠	鞠黃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續	續黃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韻	韻英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蕙	蕙澤	一〇五〇	魯迅著
茅	茅盾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	女兒	一〇五二	蔣華生著
文	文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地藥	一〇五四	寒毅等著
儘	儘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	冰心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不算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橋	一〇五八	魯迅著
嚴	嚴肅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	梅	一〇六〇	張寶平等著
平	平常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	春光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	初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無名作家日記	富美子的脚	河童	雪的夜話	美少年的年	冰結的跳舞場	惡魔	某優子的一生	男清姬	饑窗之花	雪地	猴于	出獄	五元	殘冬	的除夕	的圖畫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寬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里見弴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殿天等著	臧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鼎正著

小醜	醜的	詩的	現代詩家	名家譯作	胡適論文選集	胡適論文選集	五月之夜	石榴石的手	淑女	保羅的罪狀	迷途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小天使	克蘭比爾	羊脂球	露泰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六	一〇九五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八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庫卜林著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薩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定	小	童	夫	色	喚	鷓鴣	八	包	她	隱	靈	落	隨	孤	紳	抗	我	落
兒	兒	兒	兒	兒	妻	房	房	父	的	的	受	與	與	筆	士	的	的	的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評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〇九	〇八	〇七	〇六	〇五	〇四	〇三	〇二	〇一	〇〇	九	八
久米正雄等著	片岡鐵兵等著	豐島與志雄等著	國木田獨步等著	武田麟太郎等著	瀨田泣菫等著	羅昔等著	沈從文著	張天翼著	凌叔華等著	許傑等著	巴人等著	野蕪等著	魯迅茅盾著	王以仁等著	沈從文著	葉紹鈞著	沈從文著	王以仁等著

人	沉	古	附	田	密	天	坡	黃	戀	軟	聖	黑	娜	選	我	公	兩	一	牛	藤	碼
面	奇	奇	奇	奇	奇	真	和	和	項	項	女	女	尋	尋	的	的	個	個	肉	十	頭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〇九	〇八	〇七	〇六	〇五	〇四	〇三	〇二	〇一	〇〇	九	八	七
谷崎潤一郎著	翟贊著	歐文著	紀德著	皮藍得婁等著	柴霍甫等著	士革拉斯等著	沙多維奴等著	什耶斯哥等著	莫泊桑著	爾伯納著	爾伯納著	易卜生著	梭羅古勃等著	托爾斯泰著	菊池寬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志賀直哉等著	國木田獨步著	菊池寬等著	森鷗外等著	

